

## 讲用会

1970年夏天,县里开下乡知识青年“讲用会”。大队干部说:“你表现不错去参加吧,回来别忘了给你婶(他老婆)捎一斤果子(点心),要雀酥雀酥的。”我连声应下说:“二斤二斤。”名单报上,别人都通过,我因春天在公社当广播员时犯了“播出电台”的错误,公社特意请示县委政治部,问此人可否参加政治活动。答复可以,但不要出风头,这才最后一个通过。多悬呀,小小年纪,差点弄出个政治问题。

大山里的县城也是县城,虽然只是沿着公路有三四里地的一条街,没有城墙,也没鼓楼,但比起公社还是热闹得多。县革委和生产指挥部两个大院门对门,左右有百货、五金、新华书店、大众食堂、旅馆、招待所、文化馆、电影院(露天)、中小学、礼堂等等。到招待所报到,见当院水池子有自来水,忙洗头洗脸,然后换上干净衣服,相互招呼:“走啊,上街!”

晴空白云,三五一群的男女知青,往街上一走,大声说着天津话,就引得当地人好一阵子观看。这县知青80%都是我们天津三十四中的,三十四中地处“五大道”,不少女生原本是大家闺秀,下乡来泥头土脸只能忍了,这会儿环境一变,本性萌发,梳洗打扮,头发乌黑,明眸玉齿,不想招摇也招摇。卖柴的老汉说:“自打光复见过日本娘们儿,这回是第二次开眼。”

这一下出了麻烦。有领导讲:“接受再教育的积极分子,应该是脱胎换骨、头上顶着高粱花,脚下踩着牛粪。这些知青可好,细腿裤,白塑料底黑面鞋,女的还抹得雪白的脸,这哪能行!”

马上决定增加会议内容:吃忆苦饭。四天会,一天一顿。先上糠面团子,吃了,说味还行;第二天吃杂交高粱干饭,噎人,吃完有的胃疼;第三天,阴雨凉风,早上就吃,排队喝红高粱碾碎半带壳子稀粥,一人一大碗。这可要命了,上午才开会上,肚子就闹腾起来,一个接一个上厕所。礼堂座椅是那种三合板活动椅,人一起身,椅板叭地就立起来。叭,这边一声,叭,那边又一声。叭叭叭……会议主持人说:“这是演数来宝呀!咋都坐不住呢?各带队的要负责任,不许走动!”

我们战区(几个公社为一战区)总带队的是

区武装部部长,后腰吊三号驳壳,没枪套,枪筒露出衣襟一寸。虽是老枪,也挺神气的。开始还警告我们要忍住,一会儿他自己放个屁,感觉不对劲,俩腿夹着就奔了厕所。那天早晨他做表率带头喝了两大碗。

带短枪上厕所是有讲究的,得先摘枪,人蹲下,枪抱怀里。关键是起来时,须一手提裤一手抓枪,离开坑再收拾。那天部长大意了,起来时忘了抓枪,人站起来,枪没跟着起来,出溜——叭叭!枪没影了!部长当时就喊:“俺的娘呀!”我们过去看,麻烦了,礼堂厕所是深坑,又不是冬天冻着,这会儿黄酱汤一潭……

部长傻了,只好出去找根竹竿绑个铁勾勾,勾呀勾,勾不着,我们几个男知青也帮着勾,搅得

打发你走人,连临时工都不如。

头一天抄到天黑,有人领我进厢房,屋里迎面一铺炕,炕头有套铺盖:最下一层是二指厚的毡子,毡子上铺混纺棉毛毯,毯子上是两层棉褥子,布单,被子卷着,两个枕头。这套行李,在当时是相当高级了。我还以为是给我预备的,刚要说谢,一条薄被递过来,指着炕梢的炕席说:“你睡那边。”

天大黑,那套行李的主人未归,我可得睡了。两个大院,一条县街,一个熟人也没有,连个枕头也没处借。不过,《创业史》帮了我:小说里的梁生宝买稻种在车站地上铺麻袋睡,比起他,我的条件好多了。于是高兴起来,到院里借着月光找了块新砖。新砖让太阳晒了一天,散着热土

## 县城记忆

□何申

臭气进了礼堂,连主持人都受不了啦,喊关门关门谁这会儿掏糞。后来有个知青说这样不行,出去找了个破箢篱绑上,捞来捞去,最终捞了上来。

因不敢出风头,那天早饭我也晚去,前面表现积极的太多,轮到这时,忆苦粥喝得剩没多少,就喝了小半碗,结果未闹肚子。会散时,大家说这破会以后还是少参加为好。至于部长的驳壳枪,用好几桶清水冲了又冲,按说没事,但后来见到部长,他说:“不行,总卡壳,打臭子。”

### 挣补贴

就在这次会议上,“县安办”(知青安置办公室)老主任叫了七八个知青在一间屋里抄材料。老主任念过私塾,抽个小烟袋,来回走走看看。我从小临帖写大字,又练过钢笔字,老主任最终站在我身后说:“你的字写得不错呀。”会散了,通知我留下,在安办帮几天忙。

天大好事!能挣“误工补贴”。当时“误工补贴”一天是五毛钱,我在生产队一天满10分才三毛五。但这钱挣得也挺不容易:得认真仔细地干活,埋头抄材料,少说话,更不能逛街。否则,就

气,回屋把衣裤卷了垫在砖上,枕头这就有了。被子则要横着用,一半当褥子,一半当被。只是我个子大,上身和两条腿都有半截露在外边,好在月光洒在炕上,就且当阳光吧。那次,我在这炕上睡了10天,得5块钱补贴,我每天吃三毛,剩了两块。那套铺盖的主人一直没露面,偶尔半夜醒了,真想上去躺一会,忍忍,就睡着了。

县城里有好多“老五届”大学生,我挺喜欢和他们接触,听他们讲些啥,对我很有益。于是,一有机会,我就想着法在县里多待上几天。安办、报道组、文化馆、广播站,我都去,写材料,写故事,写新闻稿。但有时两部门用人之间要空两三天,回村又白搭路费,我就可怜了,在街上逛到天黑,还不知到何处过夜。月光下,行人稀少,高音大喇叭播着河北梆子《龙江颂》,“抬起头,挺胸膛,高瞻远瞩向前望……”

我也望,望着闪闪灯火,那里有欢笑与温暖。而这一夜,我将住宿何处?20岁的小伙子,忽然想起家想起父母,有点心酸,但没有眼泪,数年间所遇的艰辛早已磨得我无所畏惧。怕什么?不就是一夜吗?书包里有好几本搜罗到的

旧书,有一本《铁流》,烧剩下半本的《复活》,快腐烂的《水浒》和《说唐》。也罢,索性找个地方看一宿。班车站关门,但门洞里有灯,没有人,静静的,正好看。看到半夜,来了两个小痞子找碴儿,县街上也有这种人。我不怕,要钱没有,打架咱找地方,把他们吓走了。但来了一群戴红袖箍的,人太多,不行了,只能跟他们走。到了什么地方,问你带着这些反动书籍干什么?没法子,只好瞎编说文化馆谁推我去搞创作,这是批判用的素材。他们立刻派人去找,过了一阵儿,文化馆“老五届”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奔来,说大伙等着你呢,你怎么在这儿,快走,把我领走了。那后半宿我睡在床上。天亮,他埋怨我:你呀,带着这些书,多悬呀!

### 考大学

我很想读书,表现又不错,1972年公社推荐我上大学。正月里,冒大雪从天津奔县城,体检人群里,左找右看,就我一个知青。

回了村里,社员问你咋回来这么早,我不敢说,忙烧火做饭下地干活。往下多少次夜里做梦,来了入学通知书,教室铃声响,惊醒,是队长敲钟喊下地干活了。到了夏天,还没消息,那天,队里派活给猪打防疫针,我负责抓猪按倒。干到傍晚霞光灿烂了,公社文教助理骑车路过,实在忍不住上前打探,他说:“你傻老婆等汉子呀,人家春天就入学了……”

我的天呀!那一瞬间心似刀绞。问题不光是我在苦等,远在千里之外年迈的父母更是食不甘味地在盼望。可这又不能跟任何人说,转回身,我把一腔怨气全撒在猪身上,专拣大个的抓。正巧遇一大公猪,劲大,没抓住,我脚下一滑,一头撞在猪圈石墙上,眉角破裂,流了血,半个脸都染红了。还不错,没把眼珠撞出来。也没上药,抓把烟沫子糊上,我一个人默默走了。

我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:政审!转年在县安办,我在一堆旧报纸和废材料中,竟意外见到几份头年的上学推荐表,其中就有我。要去的是天津医学院,果然,政审没过关。我父亲从小在商号学徒,熬来熬去,在一个分号熬成了掌柜的……

1973年令我们兴奋,邓小平同志复出,决定

外婆老了,忽然之间。

轰隆隆的火车从傍晚的北国驶向清晨的江南,伴着车轮轧过铁轨单调而空洞的声响,梦境忽暗忽明。天色微亮,抵达故乡,身心困顿的我裹挟着一路风尘,总要绕过半天的恍惚,才能在外婆的笑脸中分清眼前的一切是梦是真。

与往常回家探亲一样,外婆忙里忙外,不忘准备我最爱的红烧肉。外婆的红烧肉是人间绝顶的美味,土灶才能烧出的微微铁锈香,是一吃就能辨出的外婆手艺。从小我就爱搬着小板凳站在高高的灶台旁,向东向西地看她用纤长的手指麻利地挑动调料勺,白花花的猪肉矜持不了多久就泛起幸福的红光,汤汁咕嘟咕嘟冒出浓稠的泡,仿佛眨眼召唤守在不远处伸头踮脚的馋猫。“出锅喽”,外婆满意的一嗓子,是记忆里定义“家”的声音。

也与往常回家探亲一样,我搬起椅子坐到熟悉的灶台旁,看她用不变的流程经营着我24年的最爱,再也问不出童年时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。热气腾腾,她掀开锅盖,昔日矫健的身影仿佛变成了长长的慢镜头,迟缓得让我前所未有地留意到了她粗笨的手指和满头的白发。“出锅喽!”她热得通红的脸转而侧向我,得意地咧嘴一笑,缺了颗门牙的笑容相当搞笑,可我却仿佛受到一记撞击,从眼前直冲胸口,连应付的笑也挤不出来。

那种忽然的清醒,也许就叫做害怕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老,从来没有。外婆已经72岁了,她没有跟我强调过她年龄的变化,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做我的外婆,给我烧我最爱的红烧肉。她也没有跟我说过喜欢我的陪伴,于是两年前我不带一丝伤感地坐上火车,独自奔向了远方。

我逐梦的地方叫做北京,每天上演着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,我在其中是不显眼的。初来乍到,不甘心的我欢呼雀跃着想证明自己的特别,可火车到站,顺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穿过低矮狭长的通道,穿过拥挤忙碌的验票口,当自动玻璃门打开另一片更为广阔的光明时,回首背后川流不息的陌生面孔,会忽然想念送我离家时火车发动依然挥手不肯离去的外婆。发车前,她支支吾吾地把我拉到角落,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小红包,静静地看着我,欲言又止地一字一字地说:

不要怕。

当时我还觉得很好笑,我怎么会怕呢,转眼就是两年。两年间,我淋过比前22年加起来都多的雨,因为再没有人给神经大条的我送伞;也流过比前22年加起来更多的眼泪,才知道亲人们曾给我撑起了怎样宁静晴朗的一片天。有时候受了委屈和挫折,被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压得喘不过气,恨

当年大学考试入学。虽然碰破过头,但面对考试,我又有了信心,一边干活一边复习。复习很艰苦,从春到夏,经常是晚上收工后吃口饭就奔8里地外公社中学,找老五届的大学生请教,半夜回村,眯一小会儿就下地干活。因为上面讲,不参加劳动者,就不准去考。

那年倘若不考学,还有一条路:大队书记找到我说:“你考虑一下,如不去考学,就发展你入党,先提拔为大队副书记,往下还可能当公社副书记。”我从大队部出来没走20步就返回去,说我考虑好了,我还是去考学吧。书记说如考不上,一切可就耽误了。我说那我就安心当个好社员。

盛夏火热,人到县城。考生在招待所点名,排队去设在中学的考场。当地考生360人,知青只有36个。一双双布鞋皮鞋哗啦啦走在沙土道上,荡起一片黄尘。有人说笑,与路边的熟人打招呼。我无言,神情严肃,暗暗告诫自己:你只有这一次机会,一定要好好把握住。又祈求上苍:你睁睁眼吧,给我一条生路吧,自“文革”以来,多少人都像我一样,活得太不容易了……

连考3天,我考了全县第一。填表时,我犯了难。安办主任知道我头年的遭遇,叼着小烟袋寻思了一阵问:“你爷爷在老家是什么成分?”我说:“是贫农。”他说:“那就填贫农吧,可千万别报天津的学校。”

然后又回村里等,等了一个来月,什么消息也没有。我想这回上不了学,也就死心了,再过一个一年两载,就找个对象结婚,彻底扎根。到时候,除了挣工分,隔一段我出去挣点误工补贴,她在家喂口猪养点鸡,日子还能过下去。

有一天下午收工回来,房东女儿是大队妇联主任,她举个打开的信封和一张纸说:“你看,录取通知书,河北大学中文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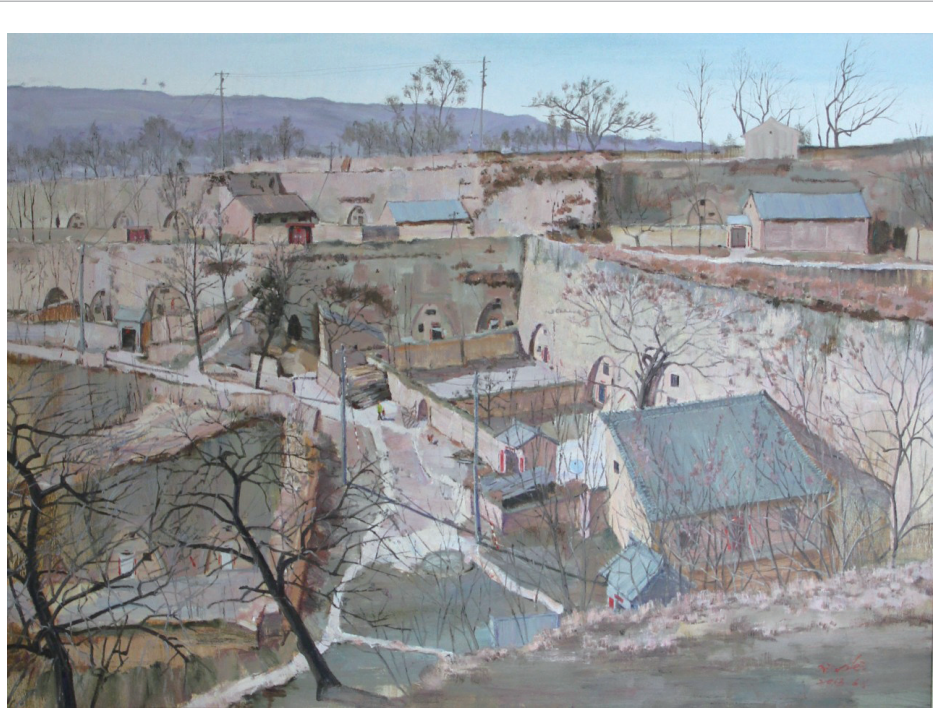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敢相信,拿过来连看三遍,有红印章,是真的!按说应该激动一下,但不行,往下还不少具体事呢!包括开各种信件证明,收拾行装,还有我头年的剩余工分,该让生产队平摊在几户困难的社员家(即本来该给我的钱,替他们交了口粮款,等于借给他们,这样生产队的账是平的),我去要,人家说你都上大学了,算了吧。能咋办?只好算了。

我上学了。5年的插队生活,也结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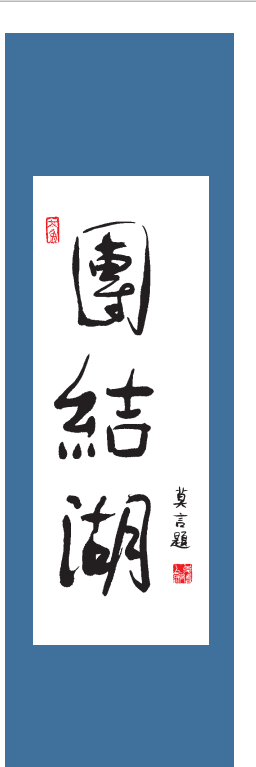
## 贺国产C919飞机下线

□陈崎嵘

九万里鹏翔宇宙,  
先哲畅想逍遥游。  
百载常怀凌云梦,  
八年终铸蓝天舟。  
民族有志立世林,  
书生报国续春秋。  
龙种血脉债张时,  
十三亿众绘神州。



老家印象 王肖霏作



## 回家

□郭宗忠

才放下心,然后才回来吃我们剩下的一点饭菜。

现在我们回家探亲,母亲总是自责,好像一辈子欠我们似的,必须在家里给我们做炒菜才理所当然。看着我们做饭炒菜,母亲还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心疼。母亲一样样地指挥着,油在哪里,盐在哪里,老抽和醋在哪里,小锅大锅在哪里,米面在哪里……虽然母亲两三年没有下炕做饭了,但母亲仍然一清二楚,如数家珍,指着我们炒菜做饭。女儿对奶奶生活的条理佩服得五体投地,因为她自己的书桌每天都像炮轰了一样,今天收拾完了,明天又是炮轰了一样,真是让人着急。如今,看到她奶奶这样的对任何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,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触动。

收拾完屋里的杂物,擦净了八仙桌,沏上一壶茶,和父母安静地坐在堂屋里,说一说家常和思念之情,这样的时光少之又少,格外让人珍惜,生怕明天就是离别的日子。

问了需要办理的事,还是有几件,到邮局取出母亲的老年补助,这是母亲一直挂牵的事,钱虽然每月只有五六十年,但对于农村人来说,老年了,不劳动还享受这些“福利”,也是知足得常常挂在嘴上说道着现在政策的好。但是母亲自己来不了,父亲大哥他们来取又很麻烦,更多的时候是不给取,都是我一年给他们取一回。不知怎么的,我把母亲的折子递进去,什么也不说就给取了。而父亲或者哥哥来,费尽了口舌,也是不给取,非要让

与女儿从北京回到山东老家,看到坐在大门底下的父亲,父亲立即颤巍巍地站起来,抓住我的手。那种激动不言而喻。

回家前,女儿说要给爷爷奶奶一个惊喜,看看突然到家时他们的样子。也主要是怕告诉他们,不断让大哥打电话催促,他们的担忧会更让我们担心。

大哥忙自己家里的农活和牲畜,能来给父母亲点炉子,烧水做饭,拿药叫医生,已经很难了,家里也就多日不收拾,东西到处摆放,母亲下不来床,即使下来挪动几步,也不敢离开手扶着的八仙桌或者凳子。

母亲没有跌倒之前,不让父亲插手家里的任何家务,父亲一辈子什么也不会做,自然,即使母亲下不来床了,父亲依然是不会去主动收拾东西的,况且收拾了东西,也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有时候只能靠母亲一点点点指着,飘放在窗台上,箩挂在西屋的北墙上,箴箴挂在西门口的钉子上……母亲不厌其烦,也只能是指挥着父亲把一些必需品拿来拿去地摆放好而已。

母亲细心了一辈子,勤劳了一辈子,在病床上却总是不断地唉声叹气地抱怨自己,却从不抱怨父亲,“我怎么落下这么一个不能下床的病,真是气人啊!我要是能坐在炉子前炒炒菜也好啊!”

忙了一辈子的母亲,心还是停不下来,一辈子没有干够那些在我们看来烦琐至极厌烦至极的家务。而母亲却从来对于这些家务没有一点抱怨。我们小的时候,母亲都是自己推磨压碾,自己摊煎饼。自己一个人烧火摊煎饼是很难的事,而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天不明就摊完了一盆糊子,等我们放学回家,照样熬好了玉米糊糊,炒了豆腐或者土豆丝萝卜丝,让我们吃上香喷喷的饭菜。而这时,母亲总是去喂猪了,必须看着猪一吃完那些猪食

## 走吧孩子,不要怕

□姚彦琦

不得立马跳上回家的火车,去找寻静静等在铁轨那头的拥抱,却最终冷静下来,在电话那头云淡风轻地说一句“挺好的”。因为我答应过外婆,不要怕。外婆知道,她那不到一米高的灶台留不住我,所以她放我飞,没有半句怨言;外婆也知道,总有一天我会想念那里,所以她静静地看着我,一字一字地说,不要怕。

可这次我真的怕了。时间的流逝并不像回家路上手表的指针那样一格一格缓慢而冗长,离家的这两年,外婆仿佛老得快了很多,快到我成长的速度远追不上她老去的速度。曾几何时,我带着对未来无比的自信和给亲人们更好生活的梦想,伴着邻居们对自己不成器孩子的抱怨离开家乡,外婆也是何等人为我骄傲;可如今看着邻居们和“不成器”的子女共享着天伦之乐,尤其当电话那头外婆的耳朵越来越不灵,责任感自当初的选择不是太过自私和不负责任。我的人生就像行驶在铁轨上的火车,不甘心拘在风景熟悉的小城,想奔向更深更远的地方,跨过高山大河去见识更为广阔的雄奇。可一程又一程站台上相聚的欢笑和离别的泪水,总会激起我心中不愿割舍的情愫。

又到了送我回北京的时刻。外婆仿佛看出了我的担忧和不舍,挥动着老胳膊老腿儿,笑盈盈地说,我要好好锻炼身体,将来还要给我的重外孙做红烧肉呢。我僵硬的脸上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,在车门关上的瞬间背对着窗外挥手的外婆号啕大哭。窗外是呼啸而过的旷野河流,身边是萍水相逢的陌生面孔,虚实之间,我仿佛看见外婆沿着送我出发的小路一步一步地往家走,看见苍老、衰弱、疲惫这些带着画面感的词语一个一個地走近她。我想扶着,陪她慢慢走,我想赶走那些恼人的坏字眼儿,想让时间过得慢点更慢点,可我握不到、挥不散、做不成,只能一直一直地哭。

外婆背对着我,没有回头,坚定地如同当初支持我逐梦北京的眼神,如同两年前送我离家的平静,如同站台上欲言又止却最终一字一字说出的那句“不要怕”。这简单的三个字,支撑着曾经年轻的她闯过无数的未知,度过无数的苦难,以妈妈、奶奶、外婆这些女性温柔却坚毅的形象放飞一个个梦想。她一直都是我们的主心骨,她不是不怕,是不能怕。

这一切究竟梦是真,火车呼啸着前行。火车不会为谁的速度而加速,也不会为谁挽留而停滞,岁月亦然。穿插在其中的笑与泪,挣扎与领悟,是不撞南墙换不回的成长,是代代相传不说破的通关暗号,你逃不掉,也不必逃。

所以,走吧孩子,不要怕。